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新诗话 主编 沈奇

退藏于密

○耿占春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退 藏 于 密

耿占春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退藏于密 / 耿占春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5

(当代新诗话 / 沈奇主编)

ISBN 978-7-5450-3643-5

I. ①退… II. ①耿…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1794 号

TUI CANG YU MI

退 藏 于 密

耿占春 著

出 版 人 黄平利

策 划 田和平 马晓侠

责任编辑 马晓侠

责任校对 袁燕燕

装帧设计 沈 斌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邮编:710077)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3643-5

定 价 28.00 元

展望一种新的主体性

——读耿占春诗话集《退藏于密》

冯 强

要更好地理解《退藏于密》，我们需要一个语言转向的背景。诗歌界语言转向的版本很多，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其身体性和政治性的一面。罗兰·巴尔特和皮埃尔·布尔迪厄都看到被延迟的社会权势结构在身体和语言上的储存和承载，不约而同地得出类似“历史是人的身体的历史”或“个人性即社会性”的结论。

在前者，有多少欲望(主体)就有多少语言，强调的是语言的身体属性，他虽沉迷于语言的欢愉，沉迷于不同幅度语言带来的细微的意义震颤，但他清楚语言结构实际上隐藏了外部的制度力量，“没有外部”的“语言乌托邦”始终需要以外部制度为参照。后者从外部制度中寻求语言的效能，身体结构内化了被各种象征符号掩盖的社会结构，社会世界以此实现自身的合法化，它就寄居在制度(场域)和身体(习性)两种形式中。

具体于耿占春的《退藏于密》这部诗话，其正是把语言、社会 and 身体放在一起谈论的一个理由，凸显的是语言对历史和

政治无意识的解构和祛魅。

基本的、切身的“自由流转或交换”是呼吸。呼一吸，词与物、言与义、观念与现实之间相反相成的间距和张力——对差异、异质和反对派的尊重——最基本的民主。中国典籍中有橐籥论和翕辟成变论，可惜未能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领域由理性客观化出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依赖语言形成观念，观念被广泛传播，形成社会思潮并最终形成制度实践，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基本演化，在那里，理性得到了公开运用。在同时段的中国，类似的一些观念虽然已经萌发，观念的生产者却没有传播思想的社会途径，它仍然像之前一样发生在私人场合，更多时候只能成就某个高尚个体的修身养性，很难形成公共性的呼吸，形成切实的社会实践功能。“观念与社会、观念史与社会运动只能相互矮化，相互抵牾，相互挫伤，而非相互激荡、相互确认。”（以下引文均出自《退藏于密》书稿）紊乱、纠结的呼吸并不自由。一个基本的原因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分裂，“美学的现代性经验与历史的现代性经验处于相互脱节之中”，前者处在没有真实社会功能的危险中。

为了避免陷入“道德话语的无力”，也为了恢复点点滴滴“语言的欢乐”“再次开口说话或书写，只有从义理转向辞章，从政治修辞学转向诗学修辞学”。制度的惰性压制个体的良知之时，需要个体以加密经验和意义的方式推拓局部之善，“增加语言中的齿槽，增加那些细密的差异与刻度”，扩宽语境的层次，使诗学话语成为“政治思想的避难所”，成为“需要再次显影的文献”。诗歌与政治同时在场，两种现代性同时在场，相濡以沫，语言的诗性并不意味着其社会批评尖锐性的丧失，它完全可以是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

在耿占春看来，“诗化语言或诗意的思想并非不能面对严

酷的现实，面对非诗意的现实而以诗性思想去陈述它并产生对内心的震撼力才是值得一试的方式。”在一个难以以民主语言进行沟通的场域中——源于对自由形式的渴望——诗人不停地在多种经验与话语形式间越界修辞，而把赌注押在语言的民主上面，“面对某种现状，你被痛苦所迫去思想。从语言的可能性中，你能够自由地思想。诗学，让你去思考政治学可能不会去顾及的另一种自由。它围绕着民主政治一定会弃之不顾或会加以反对的秘密与奥义的空间。”这是语言面对自身公共性失效时重新为自身施魅的一刻，是语言转向的第二义。

“又是正面语言，又是极其沉痛的负面经验，又是二者的遭遇。我说：语言再次被清空了。正面语言终于被清除一空。这次，负面经验赤裸裸地暴露在每个人面前。”这些负面经验带来的是痛苦，是长期淤积于内心和社会心态之中的不通畅状态，医疗技术给出的往往是一种去道德化的处理却从来不会去考虑其中的政治含义。“及时自省、清除即转化负面经验，及时地将苦痛的能量导入写作行为，防止淤积的焦虑转入躯体化”就显得必要，这是“对苦痛与伤害的艺术化或诗学化”，将苦痛与伤害经验变成一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在进入与他人（古人）的交流中得到康复。与巴尔特和布尔迪厄解构语言和历史中的政治无意识不同，对一个中国诗人来说，语言仍然可以指向一个先验的“道”或者“良知”，而历史也仍然保留了“道”的微言大义。

历史和语言为中国诗人提供了第二套呼吸系统。“我此刻仅仅渴望看见那个烟雨蒙蒙的北方大地上一个孤单的身影，在完整的山河之间穿行……杜甫、顾炎武……这些个苦寒瘦弱的身影就是历史的意义，就是苦难的意义，就是如日月一样周行而不息的‘道’的化身。”“你听见朱子一声长叹：‘天不

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听见淤积之气缓缓地再次流动。”听之以气，也是从自己的身体中找到了历史，从个体性中找到社会性。“一个古典的思想范畴在你身内再生了：气的运行渐渐地被你的身体所感知。这是灌注于话语之中的气息，流注于精神之中的气息。气的流转赋予你的语言以形态。没有吹拂感的语言一定是气尚未灌注的、没有复苏的精神。”气是流动的间距，“苍茫无人之区”，是民主得以发生的场域，需要以自身的依稀和微弱来感知，在其中，语言悄然离开身躯，去别处游历，然后回来，重新在躯体内复活。在自身内部为陌生和异己保留一个幽暗之地，他就是他的外部。诗学上的民主是虚怀，自我悄然消逝和退隐，气息在“唯道集虚”的那个“虚”中流转。渐自苏醒过来的自我游丝般游于历史的初始经验，并且准备再次上路。此时，语言就有可能“生发出前所未有的道”。

《退藏于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受了诸多负面经验，却仍然有福享受语言欢乐的夫子：“我品尝到再次占有语言的享受。品尝着在无以言说之后话语能力的恢复所带来的一丝隐秘的快慰……这似乎是自我与语言相互被分享的主权，是语言与自我交互拥有的主体性。”主体的内涵被更新，“一种双重性的主体”诞生了：语言和自我双双放弃自身以便被对方占有，以便通过自我放弃在融合中再次占据，另一半主体性被自我谦恭地退还给语言——一次民主的呼吸，一次换气。

“那是一个属灵的位格：语言。你只是它的一次短暂的停顿，一次勉为其难的和临时的化身：仅仅是在你读过的东西上增加一点点已成为个人的修辞秘密的疼痛。”在不问求索的辛勤耕耘中，语言的灵在不经意间被身体触碰，肉身成道。“语言中的能量得以贮存和释放，使某种被窒息的得以浮出水面

换气。”被清空的状态在语言和身体感性的启蒙下变成了“稍带空灵的空”，“一种向内成长的无限性”。对于“随身只携带语言和死亡”的诗人来说，他也可以像但丁一样提前开始他的“死亡之旅”，他没有依靠维吉尔的引导，也没有可以依靠的贝雅特丽齐，因为他有自己的理性（“理性是你唯一的势力”），知道理性的用处和缺陷，他也有自己的神灵——语言。他没有为来世永生做准备，他自觉也只能投入充满毒素的现世，这些负面经验何尝不是人间的地狱和炼狱。然而就是在这里，也仍然隐含了救赎的希望。退藏于密，既是被迫藏于制度惰性的地狱和炼狱，也是主动从制度的惰性中退步，藏于语言的神灵。帮助他，完成这一次，浩瀚的呼吸。

回顾一下，抽象推理性和感官直接性两个向度交织所构成的复调，贯串了耿占春先生的写作。横轴上，《隐喻》（1984）、《叙事虚构》（2002）和《失去象征的世界》（2008）“回应着历史与理性层面的问题，回应着历史主义、现代性、理性化和生活世界的抽象化”；纵轴上，《痛苦》（1993）、《话语和回忆之乡》（1995）、《禁忌下的叙事》（未出版）、《沙上的卜辞》（2008）等一系列札记（包括目下这本《退藏于密》）则“回应着个人的、境遇性的、偶然的命运中伦理学的主题”。与巴尔特为母亲写就的《哀痛日记》不同，耿占春需要走出自己的哀痛，走到语言的外部，关注他人的哀痛，期待制度完善之前的“诗性正义”。这是他的“自由民主的诗学”：激情和思想、感受和分析、经验和概念、中魔和驱魔相互对接、穿越、转换和呼吸，在道德与美学之间，一个能够同时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的形而上希望被保留下来。

新诗话的断片或札记文体本身是民主文体，它关注的是个体感受，是“瞬间的意识震动或依稀的意义形态”。它回避

了对感受主体和置身环境的描写，所以不是小说；也回避了论证材料，所以不是论文。它关注的是小说中不能压缩为故事、语言中不能压缩为意义的因素，关注的是“思想出现时的瞬间形态和随之而来的自由的修辞活动”。既有语言表达的机警，也有历史批判精神的敏锐，超出了传统诗话的容量，可以说一身兼任诗与史，其基于身体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意识处在一种诗史互证互烛的理想状态。它们看似残篇断简，却为我们预留了众多的入口和出口，我们可以从其中任意一节进入而不需担忧迷失其中，这种“非连续性”揭示了“没有直接相关性事物之间的隐蔽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退藏于密》读作小说式的论文或者论文式的小说，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发明出一个新的读者，他不执拗于旧的文体意识，可以在各种话语形态之间、在诗歌文本和社会语境之间来回往返。

“书本、话语是一种遗嘱，一种纵然一再地失败也依然不失为希望的意志。书写就是这样一种责任的秘密传递。”《退藏于密》的作者似乎不求直接启蒙别人，他启蒙自己；也不是直接宣布理念，而是感性上的“肉身成言”和反求诸己的社会学分析。他只能在时代的深水里完成心智上的呼吸，而后发潜德之幽光，为未来提供最微妙的、蚯蚓吞沙般缓慢的准备，以时间的厚度换取心灵的厚度。

2014年11月20日谨记于桂林吊箩山

【冯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展望一种新的主体性

——读耿占春诗话集《退藏于密》·····	1
I 退藏于密·····	001
II 论负面语言·····	019
III 论负面经验·····	037
IV 论来自噪音语境的写作·····	057
V 论诗歌、音乐与噪声·····	073
VI 论古典感性·····	097
VII 论诗歌与中魔现象·····	139
VIII 论语言、身体与社会·····	167
后 记·····	185

I
退
藏
于
密

——是什么清空了你的内心？

“我的心空了吗？”外面总是下着雨，日复一日闷坐，垂头丧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偶尔出门走路，你一路嘀咕，却隐隐意识到这就是一种话语的脆弱萌芽，在一块痛苦的巨石下：“为什么我觉得内心已经如此空洞呢？”

似乎你没有读过书，似乎你还不会思考，而且连情感也没有，连逻辑也没有。似乎你再也没有语言，语言已碎为齏粉了。

似乎这是一个语言和意义还没有诞生的原始时代。数千年语言的结晶连同你使用过的话语似乎正在被废弃，都在成为废话的碎末。

“退藏于密。”语言不为世用，退隐深藏。并非仅仅是“圣人洗心，退藏于密”，而是让语言守护着自身，使之成为有意义的沉默的守护者。——“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易·系辞上》）不是只有贤者的隐逸，诗歌及另一种话语不也是语言的隐逸吗？

古典诗学是只承认动机、意义冲动的诗学，是质疑和反对其作品的诗学。在意义的无限性与有限的语言形式之间，它相信意义的冲动，怀疑意义的外延形态。它相信意义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固定的诗歌形式应该在理解—阅读中融化。意义是作为语言的快乐，也是作为焦虑被感知的。

立象以尽言，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这些“非常道”说的是在完成后要遗忘和反对作品。作品是一条隐秘的通道，是抵达或企及不可企及的意义的方式。

神灵退隐说的是神灵毫无保留地说完了他的话，他似乎永久地沉默了；先知叙述完了他的圣训，再也无话可说。在最世俗的意义上，人们面对不讲道理的权力把尽人皆知的道理讲完了——这就是危险，是困境。言语行为失败之后是纯粹世俗意义上的肉身成言。

许多行为是为着完成一种表达。许多非理性的暴力行为依然是被取消的言说。

按照基督教(圣十字约翰)的说法，神在古时候对列祖或先知们说尽了他要说的话，而且他借着他的独子、借着言成肉身一次晓谕了世人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他“缄默不语了”。关于上帝沉默这个观念虽并不新鲜，却依然有当下寓

意。或许这应该是上帝之死或诸神隐匿最早的依据。最高的真理陷入沉默，“圣言的无力”之后，是世俗语言的喧哗。人们为利益争吵不休。也有人为不再能够说出真理、为圣言早已陷入沉默而饶舌。

你意识到自己语言的吊诡，既非圣言，也与利益无关。然而如果不希望陷入深深的沉默，不希望陷入“道德话语的无力”处境，你必得继续恢复点点滴滴的“语言的欢乐”：在启迪与论争之间。

如果你说的话涉及最高的“道”，那就应该遵从沉默的古训。但你对之沉默的，只是人间须臾不可离的，甚至日用而不知的“道”。再次开口说话或书写，只有从义理转向辞章，从政治修辞学转向诗学修辞学。

说话在政治社会功能上的无效会使人转向对先前圣言的模仿，从论证转向启迪，然而启迪的领域早已空场。为了语言自身的效用，话语再次转向了对感性、对美学的表述。

鲁迅命运的提示：关心文本之外所有令人心焦的问题，但通过对修辞的信赖留在文学中，留在真理的非确定性和意义延迟的到来之中。文学是一种人性的现象。

耶稣最著名的嘱咐就是：“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以后分享圣餐的人们对着麦饼和葡萄酒说：“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血。”你能否在最后的话语中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

一种话语一经说出就改变事实。一种话语什么也不改变，它说出之后，只保持着为话语自身。一种不被磨损的话语，似乎是不灭的热情所点燃并持存的奥义。最后，它改变的是事物的意义。

诗学给予你再次开口说话的理由。诗学话语是在凝固的现实面前的退避三舍，诗学话语未尝不是政治思想的避难之所，而且并非仅是如此。诗学在改变政治学：因为诗学带来了对语言与沉默富于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理解。

上帝隐匿之后是圣子的降临，圣子之后降临的是圣灵。圣灵是否就是弥散的圣子？是圣子可以被分享的部分，在所有的人身上？每一个把上帝称之为“父”或“主”的人那里，都是说不出话的圣灵的叹息。

你听见一片叹息声。面对一个人人皆感到无道的社会，

但谁也改变不了，只有与之同流或避世隐居。孔子在听到避世的告诫后悲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篇》）他的别名或许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你听见朱子一声长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听见淤积之气缓缓地再次流动，而没有叹息声的言说之下是一片心灵的空虚。

就像慢慢穿越山谷，你常常只能在几分绝望之后才会找到稍微有一点价值的想法。对某些想法的发现，意味着你对自身绝望处境的如实陈述。置身绝地的写作，面朝石化的威胁，面临变成石头的处境，转身。写作的载道意义早已消失了，只剩下自我救赎的意义。

我品尝到再次占有语言的享受。品尝着在无以言说之后，话语能力恢复所带来的一丝隐秘的快慰。再次意识到作为协助我生活、度过危难时刻的语言，其质地是文学性的。我难以认为语言是一种纯粹的主体，但也难以将心理学的自我及其意识当作真实的主体。我品尝到这一甜蜜：作为经验性主体或感受性主体，在自我否定、自我放弃之后，在某一瞬间通过语言的恢复作用，再次占据了主体的位置。这个主体的位置基于语言能力——一种表达的无限性和自由之上。这是